**圆桌派第二季第16集**

**宵夜：有故事的夜 中国深夜食堂**

[圆桌派 第二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3127efbfbd11250911ef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7 · 中国 · 24集全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立足“撩、聊、了、料”四大吸睛秘笈，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李小牧、蒋方舟、陈晓卿**

窦文涛：小牧是头一回跟咱们这个晓卿，但是我跟你介绍，小牧在东京歌舞伎听开的湘菜馆，墙上可就挂着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大海报。

陈晓卿：是，我们俩有非常多的共同的朋友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人小牧，才是东京的这个《深夜食堂》。

李小牧：老板，我是老板。

窦文涛：不过，你是湖南菜，现在中国时髦的是，把这个日本的《深夜食堂》给搬到中国来了，对吧，当然就是说前一阵，也是你的朋友，劝你戒烟成功的导师，黄磊老师，来了把这个《深夜食堂》，所以咱们今天就不谈这个了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陈晓卿：我只能说好话。

窦文涛：不，倒不是说这个《深夜食堂》怎么样，但是确实日本的这个《深夜食堂》，为什么在中国有一批那么固定的粉丝，你说大家对其中什么情调特别唏嘘不己。

蒋方舟：我说啊，我想其实呢，我后来又看了一个，首先我觉得这个中国的，所以还是要骂两句，虽然你在，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把日本的这样原样照搬过来，就很奇怪。

然后包括说那个男主角有一个疤的，然后黄磊老师他也有一个疤，他一擦汗都快把那个疤擦掉了，这个很奇怪。

我觉得为什么这人看这个《深夜食堂》，就是每个人其实都觉得自己是特殊的，然后所以呢他在看这个《深夜食堂》，看到一个个这样什么特殊的故事里，他觉得自己也有特殊的可能性。

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也失恋过，当是我当放在一个独特的空间里，比如说《深夜食堂》，我的失恋好像就有了格外的美感。我自己觉得为什么人们喜欢《深夜食堂》，就是喜欢这种空间感，所造成的戏剧性吧。

其实你说在家吃泡面，才是失恋的常态嘛，你不一定要到一个很戏剧感的地方。

李小牧：那个环境不一样，社会环境不一样吃的那个，中国和日本的社会背景也不一样，他们喜欢小的居酒屋或者小的食堂里面，他是跟那个老板去沟通的。

你要把它搬到中国来，你不要说老板见不到，你连厨师都见不到，你在日本他既是老板也是厨师，你下次来他知道你什么口味。

对吧，你不是每天来，但你来到这里我就要吃他的，我要什么味道，这老板就会知道。

所以日本的所有的餐厅几乎是没有包房，几乎是都是小的，这样它人性化，可以沟通。你今天进的什么好食材，他大概知道你是做鱼的，做牛肉的，或者哪怕是做猪肉的店也有，拉面馆也是，都是一个小的那个吧台。

窦文涛：你看那个吧台，日本是不是习惯，不认识的人你们俩在那儿吃，但你们聊天我也看着，我也听着，我也甚至插话参与。

李小牧：完全可以，我们同类的人才来同一个店。

窦文涛：晓卿你觉得中国人是这样吗？

陈晓卿：我觉得中国人是圈子，就是自己混自己的圈子。就会很难听（别人的谈话），或者你可以旁听，有时候自己会笑，你比方说你听到大家在说，这个房子什么的，你可能觉得自己在杭州；你如果说是股票怎么样跌啊，这么跌怎么，你可能是在上海；如果是觉得这个，这个中东地区和平怎么怎么样，这个什么时候收台湾，你知道在北京，这肯定在北京，就是但是你是听，你不会去参与谈。

蒋方舟；但是我有一次，在广州吃那个大概是吃早茶，然后我在这一桌，然后旁边一个中年妇女忽然说，你那肠粉怎么样，我尝尝，然后她就自己尝了。

陈晓卿：真的。

窦文涛：真不拿自个儿当外人。

蒋方舟：对，然后我也没办法，也只好吃了她的这个汤包什么之类的，建立起来某种奇怪的其他联系。

陈晓卿：那我觉得这个在国内还是比较少的，日本的夜市文化和中国的宵夜文化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如果说日本它是酒馆为主，然后会有这种酒馆之后的深夜食堂，但深夜食堂它不是果腹，它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要品尝美食。

那中国的宵夜更多的意义在于交往、Social。

蒋方舟：朋友相聚。

李小牧：对，日本经常一个人，一个人坐在那里吃饭，一个人喝小酒，一个人思考，你看白天很压抑。

窦文涛：那你说他们拍的那个，我可以给你看一段挺有意思，就是说里边各色人等吧，甚至还有日本的那个黑帮老大，就是小牧的前身嘛。

你还别说它日本那个电影，我给你看看，大家说像谁，你瞧。

蒋方舟：挺像你的。

窦文涛：你看，像不像，你瞧你瞧，这完全是，小牧扮上，小牧扮上，你瞧像不像。

蒋方舟：超像。

李小牧：像吧，你搞什么。

窦文涛：所以小牧现在也要演电影了，真的是，就是我觉得其实有个主题，我就想到那天呢，这个方舟讲的，就说跟人呢怎么讨好呢，就是说。

蒋方舟：孤独。

窦文涛：你最孤独，你最孤独，真的，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深夜食堂，我老想起一些个唐诗宋词，我觉得就是，你看过去好像是李泽厚还是谁，曾经讲过就说是，就是日本叫悲感文化，我们中国是喜感文化，就这种热热闹闹，大家伙，烟火气。

日本的那个，你看我看《深夜食堂》，我倒不是说被它的这个美食，我觉得那种味道为什么就浸入心腹，就是我就想一看那个就想断肠人在天涯，对吧，就甚至于你想中国那个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就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往往就有一种孤魂野鬼的那种，它那种调调。

蒋方舟：我自己其实有个特别动人的，类似于深夜食堂的那种经历，是在日本在那个巢鸭那个地方，您肯定知道，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破败的居住区，然后那儿有一个蒙古餐厅，内蒙古餐厅，那叫锡林郭勒。

然后有一次在那里去吃羊肉，然后就吃到差不多九十点钟准备走，忽然灯光全部都暗了，然后那个厨师是个内蒙古人，然后从这个后厨走了出来，他就把这个灯关了，然后就开始拉马头琴，就拉的特别好听，而且是那种你一看他是一定是专业选手，就不是这个业余爱好拉马头琴。

然后他拉的那一首叫《母亲》，然后你听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，在母亲的膝头悲泣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他拉完，然后其他人鼓掌，就是看日本人都眼泛泪花，然后他再回到后厨又开始做饭，后来我跟那个老板聊，才知道他是拉马头琴的大师，他其实当时已经是内蒙古大概排名前五的拉马头琴的大师。

80年代到了日本之后再也没有回去，每当想到母亲的时候，就出来拉奏一首，我觉得这你刚刚说，你刚刚说断肠人在天涯，我就想到这个，他不跟大家产生联系，也没有说来捧着人场，给个钱场之类的，默默的拉完再回到后厨。

窦文涛：晓卿，你说吃治忧郁症吗？

陈晓卿：吃肯定治忧郁症，因为吃好多的东西都是分泌多巴胺的，比如说糖很典型的，比如说油炸类的食物，这都是让人快乐。

窦文涛：你有没有吃出泪来的体会？

陈晓卿：那是经常，遇到好的厨师，或者是遇到特别用心的做的东西，或者是特别纯熟的技艺，都会让你特别感动。因为毕竟我们平时吃的食物，不是像我们拍电视的时候吃的那样，那我们也经常，我写过那个文章我就说，我以前是每天都熬夜，都是两三点钟才能回家，然后回家之前吃一顿，基本上就是马兰拉面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拉面馆。但是你这时候能看到拉面馆里面的形形色色的人，其实都是不一样的，都是特别需要慰藉的。

窦文涛：你描述描述。

陈晓卿：我如果说我来讲的话呢，可能会比较长，但是呢我可以用一个小说来形容，就特别像金庸小说那个《神雕侠侣》里边写的那个风陵渡口，郭襄第一次听到别人说杨过的事迹的时候，就大家都围聚在这儿，感觉都回不了家的，都是被这个工作的压力压在这儿。

你就会觉得，尤其是北京的冬天的时候，外面要再下点儿雪，你就觉得真是的，每天会路过一个这样的风陵渡口。

窦文涛：你像他们这个《深夜食堂》出来，我看他们杭州搞了一个，就是其实中国人的生活不是空壳，它是生活是由细节组成的，就是杭州那网上就是谁，你们说说深夜食堂，其实中国就深夜烤串的故事。

就是我看几位也真是，我发现那都能拍戏呀，比如说有些人就是，我记得一个女孩子吃着这个麻辣烫流着泪，跟男孩说，没用的，你养不起我的，对，就是那种，俩人即将分手，还有一个说是，这个出来一特渗人的，其实是特感人的一个传说。

就是说呢，有一天深夜看见这个，不是有一天深夜，就是天天晚上，看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吃，这个女孩儿的碗里荤素一大碗，这男孩不断的拿调料，拿这个就给她，一看这男孩碗里就是个方便面加两根蔬菜，然后最后突然有一天他看到吃完这个男孩儿带这个女孩走，这男孩俯身到女孩座位前把她背起来，然后这个女孩的裙子下面没有腿，这是一个。

陈晓卿：是，我看了那个长贴子，很多的人生的故事。

蒋方舟：但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穷，就是我看了。

窦文涛：真的，所以说这什么人就是关心什么。

蒋方舟：对，我看了反而觉得还是得吃好点啊，感觉不一样。

李小牧：但有时候你要好的他吃不下，你像日本2011年大地震的时候，“3.11”的一个星期以后，我们湖南菜馆，我们开到早上五点的，所以也可以叫深夜食堂，来了一对夫妻一样的，本来很开心的进来的，因为一对男女一般是，应该是对面坐着按照规矩，他不，他两个人要挨在一起。

等一下还用手，男的还用手摸摸，在桌子底下，但是没过半个小时，两个人吵起来了，我听着在吵什么，女的是中国人，就是大地震的她要回去，因为家里都担心是吧，被震成这个样，海啸又是核辐射，男的说没事，我们那么多日本人都没有跑，你跑什么呢？

就很不舍不得她走，结果两个人前面是两个并排坐着，等一下女的坐到对面去了，我想着这可能开始火冒了，然后其实这个女的她是戴的，她头发是很多是做了假头发，做了假头发，这个男的是想把她衣服抓着，你还坐过来吧，我们别那么大声音，因为用中文讲话很大声音的，他觉得不好意思。

结果没扒好，把她头发给扒了，你知道吗？假头套给扒了，这个女的气的，你扒我头发，我把你的头发扒了，那个光头都是，真是戴了个假头套，这种悲哀，那种痛苦、喜乐，这个编剧都编不出来，这深夜食堂你全看得出来。什么样的人都有，真是。

窦文涛：所以我说真是中国日本太不一样了，因为我想什么，我有一个记忆，就是广州的干炒牛河。当年我在广东电台，广东电台那个后门，中国有烟火气，它不是像日本那么凄清，凄凉，它是热火朝天。

我记得我跟我们西安的一哥们儿，我们俩每天晚上吃干炒牛河，当时我年轻的时候体重168斤，就是每天晚上都去吃。十二点以后去，你知道就把广州人吓傻了，没见过我们这个北方汉子。

我们俩人就是八盘干炒牛河，一人四盘，而且吃干炒牛河主要在于他那家的那个蒜蓉辣椒酱，还浸点切碎了的辣椒的那个粒，就主要是我们一碟一碟的倒好几碟啊，广州人吃不了辣的。

然后俩人就是啤酒，俩大肚汉，这都脱光膀子了，俩大肚子就这么吃，最后我们俩就有名了。无敌双杰，干炒牛河，你看，那是我记忆中就中国这种夜宵的这个气氛。

陈晓卿：对，但是中国可以说四十年前北方，黄河以北几乎是没有夜宵的，那个夜宵真是从广州过来的，因为它天热，他家里住不了又没有空调。

窦文涛：真的吗？

陈晓卿：是的，都要在街边上吃点东西，而且它的宵夜的种类要多得多，各种各样的，你说干炒牛河这是一种，各种粥是另外一种，打边炉又是一种，打冷还是一种，它可能就。

李小牧：田螺。

陈晓卿：田螺也是一种，那就是。

窦文涛：你最喜欢哪种？

陈晓卿：我都喜欢，我都特别喜欢，一到广东那真是宵夜的天堂，每次去了都是流连忘返。但是，也有人就不习惯，比如说王小山（好友），他就不喜欢，他以前在广州工作，就是这个吃的他不习惯。

他觉得“广州套路深，不如回长春”，因为他习惯的是北方人的那种，就是“喝点，喝！弄点，弄！”就特别简单，就是烧烤串。而且（北方人）经常发生争执，就是要弄清楚一个问题，就是“你瞅啥？”

蒋方舟：对。

陈晓卿：给你看一个，可以给你看一个。

窦文涛：来，咱们看看，这反映的是什么地区了。

陈晓卿：这肯定是东北，这是一个东北小伙，但是他现在居住在广州，听得懂吗？

蒋方舟：听得懂，白貂妹子。

陈晓卿：白貂妹子，八岁小妹，十斤的大金链子。

窦文涛：对，这传神。

陈晓卿：这基本上这就是更接近于北方的文化，就是喝酒，就喝酒。

李小牧：日本人喝了酒也唱歌的，也唱歌，不仅在有小姐的和居酒屋，或者大家同僚，喝着酒就喜欢唱歌，而且还脱衣服。

窦文涛：小牧，你看你又是中国人，湖南人这都霸得蛮，耐得烦，又说湖南人据说是中国的拉丁民族，对吧，但是你又在日本，你看见刚才中国这个晚上宵夜摊上的调调，你觉着跟日本感受到的不一样在哪儿？

李小牧：日本它也有街边上吃的东西，推一个小车，但是他主要是喝酒，喝酒他也比较安静，不会像中国人那么吵，就是他是可能在思考什么，可能在反省什么，可能给谁……

蒋方舟：就是单纯的不愿意回家而已吧？就是单纯的不愿意见老婆。

李小牧：因为在日本，如果你星期一到星期五你早回家了，老婆会觉得你没有朋友，没有同僚。

窦文涛：这个倒也不光是日本，我看过有一个研究，它研究纽约的宵夜史，原来小酒馆、小饭馆，是办公室到家的第三空间，而且你说这个欧洲人的研究还有意思，说失意者，说夜里出来的，有这么一句话，说夜里半夜十二点之后，出来小饭馆吃饭的人，基本上有一种loser（失意者）的感觉。但是，好像我们对于loser有无限的共鸣，这是不是你说在宵夜的调调？

陈晓卿：是。

蒋方舟：我原来看过一个中国的调查，说中国人最爱吃宵夜的人的收入分层，差不多是六千块到九千块月收入的人，最喜欢吃宵夜，我后来想其实也有道理，你想低于这个六千块他可能。

窦文涛：就在家吃泡面了。

蒋方舟：对，他就是为了果腹嘛。

陈晓卿：我跟你说这真跟地域人格有关。

蒋方舟：不是吗？

窦文涛：怎么说？

陈晓卿：你这个调查可能对北京上海有效，你对热爱宵夜的人，比如说成都人。

蒋方舟：他是不管收入多少。

窦文涛：长沙也是。

李小牧：是啊，长沙。

陈晓卿：长沙、合肥，你就，坡子街是吧，那个，成都就是玉林，那每个店都是满满的人，最绝的时候是汶川地震时，刚才是一个地震故事，我去拍纪录片，我在成都盯着。

然后我们记者都各个地方， 我是负责来回送东西，我就在，我来了一个朋友，他看我发这个当时还是博客呢， 知道我在成都，他说“你能带我去吃点东西吗，我太害怕了，他住在很好的一个酒店的这个比较高层，我老觉得这个地在晃”。我说这可能不太合适，现在举国悲痛的时候，你要去吃宵夜，这个显然不太，就是政治不正确嘛。他说“可是我太害怕”。

我说这样吧，我去你酒店看你，我陪着你，（他是）男的，我就打个车去了，我是第一次从，原来我们都住在郊区好送东西嘛，第一次往市中心去，到了人民公园门口，那个路上全是成都人民（在吃宵夜），老妈蹄花，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他们太热爱生活了。

窦文涛：这个都让我想起沈宏非评价晓卿的一句话，为什么我的嘴里常含口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

你说大家去干什么去了？不光是吃吧，它肯定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精神上、情感上的东西，为什么后半夜跑到一个陌生人的那么个地。

李小牧：我讲讲日本的情况是，一般的，如果是白领蓝领，他因为他第二天要上班。他不可能十二点以后还在那儿，一般是十二点前搭电车回去，日本最喜欢下半夜来的，干一种职业的就是媒体人。

不管是电视台或者是杂志、报纸的，因为他上午可以睡觉，他没有要打卡制度，所以晚上他把稿交完以后，日本的纸媒体还是很发达的，所以来到歌舞伎町，来到我们这儿，都是一些这个媒体人比较多，还有文化界的人。

窦文涛：小牧，我刚才想起你戴墨镜这个款，我就突然想起来，其实有时候我就想起小牧，我觉得挺心酸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歌舞伎厅，案内人哪，当年几十年前，这就是一个人到日本那儿打拼，你想在黑白两道汇集之地，一个中国人打开一番局面，到最后警察见面都敬礼是吗？我就说你有没有，他曾经被绑架过，被黑道绑架。

陈晓卿：他的故事我们都听过。

窦文涛：就是说你有没有过，你刚去日本的时候在那儿混，那有一天晚上不仅遭受什么挫折失意，你有那种体会，你一个人孤魂跑到一个居酒屋，我带着老婆去的日本，她还跟日本人走，逼着我离婚，那是最大的打击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呢？

李小牧：因为她想留在日本嘛，我是穷学生嘛，为了前程也好，为了什么也好，所以当时她逼着我离婚的时候，我到大使馆去让她补护照，他说那是你们私事，你们自己去到警察署去报警吧，那时候日语也不太好，也不想把丑事搞得太大，所以那时候肯定有压抑的时候，那时还好我不喝酒，但是我会出去可能找个朋友聊聊天，吃点什么东西。那个时候因为日本的24小时店是很多的，日本的夜间开的店，吃的喝的，不管是玩的都有。

窦文涛：你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，你跑到这个小馆去，你自己觉得有胃口吗？

李小牧：没有胃口，但我会叫个女孩子来，所以后来发生了日中战争。

窦文涛：什么叫日中战争？

李小牧：就是我带了一个找了一个日本女孩子，一起到那个小酒馆里面去，其实我也不能喝酒，但她能喝啤酒，结果被我老婆发现了，冲进来，拿那个啤酒。

窦文涛：你老婆不是就跟日本人走吗？

李小牧：但她看到，她自己可以乱搞，但是你在真正，她抓到那个证据的时候，她还是不，这就是中国人，你知道吗。

窦文涛：强势。

李小牧：你知道吗，所以后来就生的那个孩子，十九年以后一验不是我的那个，就是那个，所以她拿着那瓶啤酒，人家喝的那瓶，对我身体一划，那就是“中日战争”发生了，就是那是第一次在日本。

窦文涛：她跟那个女的打起来了。

李小牧：跟那个女的打起来了。

窦文涛：日本女的也会。

蒋方舟：那你在旁边干吗呢？

李小牧：我挡着呀， 我挡着让日本女孩子跑嘛，很可怜，你知道吗。

窦文涛：这才是深夜食堂嘛。

李小牧：都会有的事情，再一个，夜间喝多的时候，或者是很多什么事情都会发生，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事情。

陈晓卿：但是我觉得日本还是一个非常能够克制自己的民族，我特别喜欢日本的一点就是11点钟，像新宿这样的地方，就是一般的酒馆打烊了，大批的人开始往家走，赶最后一班地铁的时候，每棵树都有一个中年男人在扶着树，默默的吐，不出声的吐，你知道吗？

窦文涛：是，很克制的，很克制的。

陈晓卿：轻声呕吐，非常轻声地，我跟他的一个朋友，就是拍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的那个导演，叫张焕琦是我师兄，交流过，他说是这样的，这是我热爱东京的原因，它是一个悲情的城市，哎呦，这多悲情，他不影响别人，他生怕影响别人。

李小牧：他自己躺那里。

窦文涛：咱中国人讲喝酒能乱性，你真喝大了，你像中国街头很多就打起来了或闹起来了。日本这个很少。

蒋方舟：不会，也会闹。

李小牧：也闹，就是真的喝多的时候，上下级已经没有关系，一旦把领带拔了，因为他白天很压抑，工作很认真，当然我觉得白天的压力也是对的，也应该这样才有秩序有自控能力。但你太，控制得太厉害的时候，你只有晚上去发泄，那就是把领带一拔了，没有上下级关系，大家一起干杯，喝多了一起抱着痛哭，一起唱歌，一起打架也有，甚至喝多了，然后就躺在马路边上，在新宿经常比比皆是。

然后呢，还有在大马路上小便的都有，你知道的，有的，有喝多了，但是他尽量不去影响别人，但是撒尿是会影响，但是那种东西它不是大部分人做的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为什么中国你要简单复制日本，人家都觉得你是这个假装演故事，假装生活。

李小牧：就是环境不一样。

窦文涛：就是它这个不像，就是你都在演，因为咱不是那样的，对吧？而且还有一个你看咱们这个《深夜食堂》，比他们就大一点，对吧？我为什么说这个小啊，有时候我觉得小还真是聚气。

我给你们看一个照片，就是说我有一次跟几个好朋友，台湾的朋友，我们到京都，他推荐的有一个小地，那玩意儿一个星期恨不得三天都不开，是一个老大爷，80岁了，这老大爷，他提前打电话，他要给你准备，你想说我们要去，那天晚上要去，他问几个人，然后他就准备。

然后呢，我们晚上就去，就一边喝酒，真是很快乐，你知道吧？你可以看看这个老大爷的照片，长得跟山本五十六似的，真的，你看就是他，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，恨不得3平米，典型的日本酒馆，我们就坐在这儿就不停的喝，你看见这个小冰箱没有，你看见没有。

然后到这个最后12点，他的妻子来了，你看这夫妻俩，你看多面善，是吧？夫妻俩，老头要回家了，然后你知道吗？我们把他一冰箱的东西都吃完了，所以他也很有意思，他准备，就是这个冰箱里的东西给你做做做，又做个小东西，一个鸡脆骨，或者就是那个小方平底锅，又弄个鸡蛋。

然后吃，最后我们就一帮那个饕餮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老头在冰箱里把最后一点残渣，他总有办法给你做成一个小吃，让你吃，最后就是全吃完，他60年，这个店也没有扩大，也没有分店，你想一个人60年天天就这点东西，所以我说这种深夜食堂的感觉嘛。

陈晓卿：而且呢，他是给你服务，他自己很，就是说伙计什么的之间的话都非常少。这个给你的感觉就是仪式感特别强，但是好在是今年，去年的餐饮业的数据表明，就是中国菜系增长速度最快的，第一个是火锅，火锅类，第二个是日餐，就是今年北京增长的这种包括这种小的居酒屋。我记得我是80年代第一次知道，有居酒屋的这种东西叫《兆治的酒馆》，高仓建演的。

那时候第一次知道这个，那现在也几乎可以说在北京很多小巷子里面都能找到，甚至都是日本人服务的朋友。

李小牧：其实像这种小的这种餐馆，日本多，因为他人性化，就是常客基本上是常客来，所以他知道你的口味，他也知道你的性格，你也知道他的性格，甚至你有什么痛苦，你可以跟他倾诉，他也听你的。

所以日本的这种老板和厨师，就是一个跟你在公共关系，他不仅有手艺，你要你承认他的手艺，而且你首先是承认这个人，他东西就卖的好，所以我作为老板的话，我觉得我先要把我人卖出去，我就不怕我东西卖不出去。

窦文涛：小牧这么多年，在日本一直是卖人。

李小牧：卖身的，管你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接待。

窦文涛：是。

李小牧：我后来就，我前面十二年不会喝酒，后来把胃病治好以后，现在天天喝，我们家那个啤酒，我老婆说就是，每瓶都是你喝的。

窦文涛：是，很多时候是冲着人去的，对吧？就像这个《茶馆》里的王利发。

陈晓卿：对，你换了。

李小牧：其实你那个菜怎么样都没关系。

窦文涛：真的。

李小牧：你看我们开在四楼，你不是去过吗？

窦文涛：对。

李小牧：谁抬着头去看那个牌子怎么样，都找不到的。

窦文涛：你说就你们那个菜，我们怎么可能因为菜去呢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那开玩笑，冲着小牧去的。

李小牧：不是，中国人一旦去日本四五天，一定找到我们家来，因为我们在新宿最近的地方。

蒋方舟：只是地理位置好。

李小牧：对，你埋汰我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这个美食其实背后是人格魅力，没错，小店主的人格魅力很重要。

蒋方舟：我在东京的时候经常，因为我在一个地方住了差不多四个月，然后我每天中午我就去附近的一家专门吃天妇罗的一个餐厅，然后就是老太太，不是老爷爷是炸，然后老太太是这个端上菜，然后其实我，她听不懂嘛，因为就是知道我是外国人，但是她后来差不多到了第十几天的时候，她就每天给我加一个东西，就给我加一个炸的什么鱼干，又加一个海胆。

后来有一次就是我妈妈过来，大概过了四个月，我妈妈就过来然后带她去吃，然后那个老太太就不要我们的钱，说这一顿就当这个你请妈妈的吧。然后虽然彼此之间完全没有沟通过，但是。

李小牧：你是成了她的常客。

陈晓卿：只是个天妇罗专门店，是吗？

蒋方舟：对，叫天真，我特别喜欢那个名字。

陈晓卿：好，我下次去找找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说，他说这个《兆治酒馆》我就发现，这些概念呢有些日本的符号，你看咱们现在真要做出来，咱们会发现呢水土不服，但是实际上这种文化符号早就来了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说这个《兆治酒馆》，你知道我想起你的一位故人，一位老领导。

原来新周刊的封新城（老友），你都不知道这个封新城，他现在是办杂志，他以后办新周刊嘛，他当年80年代的时候。

陈晓卿：跟您是同行。

窦文涛：对，是跟我广东台的同时，他那个时候是著名的校园诗人，你都没想到吧，老封，著名的校园诗人。

陈晓卿：兰州大学校园诗人。

窦文涛：然后你知道代表作叫什么吗？我就记得很清楚，就是你刚才讲的《兆治酒馆》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拿他这个开玩笑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80年代写的诗都怪怪的，就是。

蒋方舟：他是说因为找不到女朋友才变成诗人的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而且你看他这个诗写的都是一种句式，那时候我老拿他开玩笑，就是这个《兆治酒馆》六点半开门，六点半开门，我等的人很久都没有来，很久都没有来。

蒋方舟：有点像导游。

窦文涛：对，后来我们一见封新城就是说，我在广州等21路车，等21路车，我要等的人一直也不见，一直都不见，就是这样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李小牧：很有意思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对日本的这个想象，它是一个符号。晓卿，你觉得这东西能移植吗？

陈晓卿：我觉得慢慢的，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从果腹和交往这个层面上，往欣赏食物的方向来发展，这个是早晚的事，一个是现在我们的宵夜可以说是对白天食物的补充，吃什么不是特别重要，而且都是味下手特别狠的东西，就是重辣。

李小牧：对，不清淡。

陈晓卿：对，都是这样的东西。还有一个呢，这些东西可以掩盖一些食材上的缺陷。

李小牧：对。

陈晓卿；这个所以现在这个东西比较多，我觉得将来大家生活质量慢慢高了之后，可能会它的花样会更多一些，不会那么重口，不会一直这么重口吧，我觉得。

窦文涛；而且你看像说这个吃的，我觉得这个生理的背后真的是心理，就是说美食的背后还是感情，是精神。你看日本的深夜食堂，你感觉到的那么一种特有的那种情调儿，我觉得就像咱刚才讲的这种失意者，失落者。为什么日本的有些居酒屋，有些半夜里的这些小馆，老让我有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有那种那么一种感觉，就是。

蒋方舟：对，因为我觉得人们到这个小酒馆，或者到这个所谓的，其实刚刚您说纽约那个第三空间的感觉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说的人在这个生活的，因为我自己是在家吃饭，所以我知道在家吃饭，你的这个生活节奏，你得围绕着这个饭点来。

我妈说六点开饭，我要是六点半才回来，那我就是这个臭不要脸的，所以你的这个生活整个是得围绕饭点。但是你去这个宵夜其实是一种生活范式以外的生活，你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去哪儿，然后在这个工作和生活两个被规定死的这样的空间以外，你有一个第三空间。

你只有在这个空间你是自由的，但是那个自由又非常可怜的那么一点点自由，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人们对于那点自由又是珍惜，然后又是不舍，所以就造成了失意者的氛围。

李小牧：对，在中国吃饭都是要定点的，我到现在也没吃过一顿饭，从早上到现在，因为我是白天不吃东西，我只要两三杯咖啡就可以，过了晚上12点，我的眼睛亮了，我那个时候再开始活动，所以那个时候去，叫哪一个朋友或者找谁，我们即是谈工作也能找到一个今天不同的味道，那歌舞伎町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最有资格谈谈，人在后半夜表现有什么不同。

李小牧：其实我觉得人啊，不要都要求一定要晒太阳，你才健康。你像我几十年不见太阳的人，你看我也不出老，对不对？我也是什么毛病也没有，肚子也没有，每天喝啤酒没肚子，我觉得真正的健康首先。

蒋方舟：观众不要学习。

李小牧：首先这种心态心态要好，你吃什么喝什么都没关系，想吃的你就吃，所以日本料理其实很科学，不是说搞一大盘油什么东西，他光盘子，而且只有一点点，精、少是吧？

而且原原汁原味，像那个我们自己做湖南菜，我就一定跟我们的厨师讲，不要搞那么多油，不要搞那么多什么什么的味道全在上面。、

你放了这个酱，放了那个酱，这个菜的本身的味道就不知道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就刚才您讲，湖南菜我必须说，确实是非常好吃。

李小牧：对。

窦文涛：主要是因为挂着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海报。

李小牧：对。

陈晓卿：但是你如果比方说在现在的宵夜市场上，你如果开这种清淡的，就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，你不信，待会儿我们结束了，我们去簋街去看，你去看，那可能有一家小龙虾的店，在簋街就两个店或者三个店都是排大队的。就是你问这个美食家们说，这个为什么这家排那么大队，就是他家最辣。

窦文涛；真是，晓卿你看，你说中国人的什么宵夜、烤串、麻辣烫，还有什么小龙虾，麻辣小龙虾这什么，甚至是西北那边儿肉夹馍，是吧，都是油腻，半夜好油腻。

陈晓卿：对，另外一个刚才说的那个数据嘛，小龙虾可以不油腻，可以做成糟醉的，可以做成清蒸的，但是那个你放的宵夜谁吃啊。

蒋方舟：我们对不健康食物的向往也是很奢侈的自由。

陈晓卿：对，要犯规，要吃重一点东西，而且小龙虾是最好的社交食物。

蒋方舟：为什么？

陈晓卿：因为你玩不了手机。

窦文涛：这真是，手机上全是爪印。

陈晓卿：你看你的朋友圈里面，你的朋友吃什么的都有，没有吃小龙虾的，拿不起来拍。

蒋方舟：只有在这个刚端上桌的时候会拍，然后再次更新就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。

陈晓卿：对。

窦文涛：这我看晓卿有本书叫《至味在人间》嘛，我昨天晚上还看，我发现他就对油腻，这个好像对人的这个作用有研究，对吧？

陈晓卿：对，这人对油腻，尤其是中国人是天然的喜爱，因为一个社会学家告诉我，在我们的历史里边，平均每70年有一次大的灾荒，所以这种饥饿的基因是写在我们的骨子里的。，所以我们也做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里面最受观众喜爱的食物的排行，就是分分钟收视率的这个排行，看哪个观众自己看的最多。

李小牧：油腻的最高。

陈晓卿：第三类就是油脂类食物，第二名是主食，第一名是主食加着油脂类食物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你可以听他说说，他那天写一段我看着挺逗，说到内蒙最尊贵的，比如说就是煮一只羊，对，到最后呢提着个刀的一蒙古大汉，咵一坨羊尾。

陈晓卿：对，一捧，然后他拿刀子叉叉，转着圈。

窦文涛：颤巍巍、白花花的一堆脂啊，然后你是主位，捧到你的面前，你听他说怎么吃。

陈晓卿：贴在胳膊上，然后你顺着他胳膊吸，而且吸完了你会发现这个胳膊这块干净了。

窦文涛：但是我说那你吸完了之后，不会像那东京男人一样扶着电线杆跟默默的吐吗？

陈晓卿：我们当时另外一个导演，他吸了两条还是三条，我们从沙漠出来的时候，他坐在前一个骆驼上，就看他左一下右一下，不是，当然是喝酒喝的，他也不是，羊尾巴是非常好吃的，汪曾祺先生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美食大家，他曾经写过羊尾巴，就是叫拔丝羊尾。

窦文涛：拔丝。

陈晓卿；拔丝地瓜，拔丝羊尾，就是里边一炸，里边就是全是就是一包油，就是一包油，而且呢，趁热吃不腻，你知道吗，就是外头裹上了东西，说吃下去的时候，他没有说什么味道，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人不能吃，这个是应该的，天上的味道。

窦文涛：哎哟，你知道我在我们同学中最有名的一个故事，就是“冲冠一吐”。

当时我们武大新闻系在中央电视台实习，那时候实习生没什么油水，吃不着什么，有一次，我们参加一个全聚德烤鸭的新闻发布会，完了之后呢就送你一只烤鸭，但是没有调料的，也没有酱，要你回家自己料理。

那时候我们几个同学，我就提溜着一只白的烤鸭，什么酱都没有，就（干）吃，然后喝二锅头。我们那个时候住在一个小学教室里，几个人，一人一个行军床。

他们就说最后是怎么伺候我的，看我躺在这儿（吐），像喷泉呐，哗一下子，然后，原路线啪到脸上。那是我“冲天一吐”，全是那个油啊。我觉得那个北京烤鸭，白的北京烤鸭你真没吃过，从胃到嗓子眼……

蒋方舟：是有皮不是那种烤鸭？

陈晓卿：它不挂糖色，就是外头不抹腻子。

窦文涛：白的，它是让你回家，你家里有厨房你再料理吧，我们都是学生，就那么横吃。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我的感觉就是，整个食管刷了一道油，这个通的，哗一下，那个顺畅，我就觉得甚至于那个吐的东西，都没进鼻子，就这样吼一下，我的天。

李小牧：再回到你脸上。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我就是说。

陈晓卿：你这个还没事，它不影响别人，基本上是在自己家里，就小学教室也是自己家。

窦文涛：自己全吃了嘛。

陈晓卿：上海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作家叫小宝，宝爷，宝爷经常跟沈宏非老师一起喝酒，但是宝爷的酒量就特别一般，有一次宝爷就坐沈爷叫了出租车送他回去，他就吐了。沈老师就跟出租车司机讲说，麻烦您开稳一点，好不容易把小宝老师送到家了，沈老师就多拿了两百块钱说，这是给您洗车的。

那个司机下来，就是上海的司机非常职业的，戴着白手套，说：先生您讲我开得稳不稳？那个沈老师说非常稳，非常稳。你讲我开得稳不稳？非常稳，非常稳。结果那司机嘭就吐了，（他）就能忍了一路。

窦文涛：你说这个我联想起，什么叫深夜食堂？说那叫凄凉，我跟你说方舟，你写爱情故事，我给你提供一个我的亲身素材，我后来想我要拍电影，就拍这么一幕。

我三十岁的时候跟一个女朋友分手，吃最后的宵夜，两个人就喝酒，不停地喝，然后说了很多话，然后就打的，我记得那还是一个落雨的晚上，的士就在街上走。

后来我说了一声，我说停一下，因为我有点忍不住了，你想象那电影镜头，我后来经常想起这一幕，咵一个的士停下，两边门打开，一男一女，（在两边吐），这是恶心还是浪漫？

李小牧：浪漫。

蒋方舟：恶心。

李小牧：只有这种事情你的记忆深刻。

陈晓卿：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段子说，在回家的出租车上，我问司机师傅爱情是什么？师傅看了看我说，吐车上两百。

窦文涛：你说这还真是，我就是跟有一些人不同调。他们现在都说这个深夜食堂，美食治愈嘛，治孤独，治伤情什么的，我怎么觉得我要是受到打击了，比如说我失恋了，我完全就是茶饭不思，没有任何胃口，但是为什么我又听你们女的很多人说越失恋越要吃？

蒋方舟：我自己是恋爱的时候特别瘦，因为我恋爱的时候，我的朋友形容就是瞎爱，完全是非理性的。而且我就是狂喜，我一恋爱，我就心里面狂喜，大概三点钟就起床，翻对方的朋友圈什么的，完全睡不着觉。

窦文涛：翻对方的朋友圈？

蒋方舟：对，然后睡不着。

陈晓卿：我见证过她恋爱的时候。

陈晓卿：有一次在万圣书园，她见到我，我们就寒喧了一下，准备各自去买书，她跟我说，她跟我说，叔我告诉你，我恋爱了。

蒋方舟：我就是狂喜，完全抑制不住，遇到谁就要告诉。

因为你知道睡不好的话，就吃不好，就没有食欲。每天就只能吃一顿饭，就又像大病初愈，又像病入膏肓，就是我只有恋爱的时候是特别瘦，但是确实一失恋的话，就还挺靠吃来治愈。

窦文涛：真的吗？吃的时候你就觉得没那么难受了？

蒋方舟：吃的时候我就不想了，我这个就好像，这个恋爱的或者是什么，就不会像很多事，就会开始进入一种功能性的咀嚼，就机械的咀嚼，大脑好像就不太想这种事了。

窦文涛：把自己变成一个动物，就不会痛苦。

蒋方舟：对，觉得我在吃饭，我在进行着。

陈晓卿：更多的血液供给给自己的胃了。

蒋方舟：对。

窦文涛：晓卿还写过一个，我觉得也挺有意思，就是一个叫小兔，一个叫小猴子的，那个故事你可以给讲讲。

吃下去：我有两个同事，其实吃的东西是有记忆的，就是很多场景你是回不去的，就像日本有一个节目叫《当我们还年轻》，有时候你回去的时候会特别的难过。

我喜欢吃一个特别古怪的东西，是府右街北口的朝鲜冷面，这个全世界我觉得就我喜欢吃。

蒋方舟：我也喜欢吃朝鲜冷面。

吃下去：不是，那个朝鲜冷面实际上是。

蒋方舟：我没去过。

陈晓卿：那一家实际上是40年代朝鲜冷面的标本，就是不是今天，你跟今天的韩国冷面，朝鲜冷面都不一样，是黑冷面，荞麦的，就是我这些都不说了，关于美食都不说了。但是我有两个小同事，他们喜欢吃这个，我每次都带他们来吃，后来他们俩就恋爱了，再后来呢他们俩就分手了。

后来有一次我就叫了那女孩，我说跟叔叔去吃冷面啊，开导开导她嘛，她说你不要怎么开导我，我们心大的很，这个世界上的男人。

窦文涛：就是我帮你补充一个情节，问题是她失恋的那个男朋友是结婚了。

陈晓卿：对，结婚了。

窦文涛：结婚了，所以晓卿人特别好，他想着安慰安慰这个女的。

陈晓卿：对对对，结果到了那儿刚吃第一口，她就吃不下去了，她就放在那儿，然后看着我觉得不太合适，然后又努力的去吃，然后就抬不起头，眼泪就掉到冷面的碗里了，然后她就成了祥林嫂了。

李小牧：就这样。

陈晓卿：然后就是，但是她不是说她怎么离不开这个男孩，她是说这块牛肉是当年他最喜欢吃的，以前我不吃什么，他不吃泡菜，都把泡菜给我什么的，就说这些，然后回去的路上她就很决绝的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说陈老师以后您再吃冷面，您自己吃，别再叫我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瞧这里头，这食物后头都是感情，点点都叫离人泪。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才叫深夜食堂，我们这《圆周派》半夜12点上线，来，这才是深夜食堂，来谢谢。

李小牧：来，干杯。

陈晓卿：干杯干杯。

END